

琴台客聚
彥火

書生意氣的歲月

提起加拿大，頗聯想起那裏許多文化界熟稔的朋友。

這些朋友都是從香港移居過去生活的，如年前逝世的戴天，還有剛剛走了的李文健（筆名杜漸），都是恍似昨天的文友或同事。前者在香港期間廣結善緣，詩酒風流，經常在酒吧、食肆與他浮一大白，三杯下肚，詩人本性畢露，嬉笑怒罵皆成話題，慷慨陳詞、針砭時弊，把心中塊壘傾瀉如流，盡顯詩人本色。他臨走前一年，《明報月刊》50周年紀念邀請他出席慶典，他翩然與會。之前說他心臟有問題，乘搭不了飛機，結果他還是不辭長途跋涉的勞累蒞臨，一班文友無不皆大歡喜。

戴天逗留香港期間，飯局無日無之。某夕，香港知名傳媒人喻璋邀宴於淺水灣大宅，只有4人（另一人為蔣芸）聚會，他條條私下對我說，他有一筆豐厚的積蓄，很想成立一個基金會，讓香港的作家去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的寫作工作坊，要我替他籌劃一切。他返加後又來了一信，重提舊事，言及「疫後擬以愛荷華獎學金相託」。接到信不久，他老人家竟然不顧而走了，令人不勝唏噓。

李文健曾是香港三聯書店的同事。他當年主編的《開卷》、《讀者良友》，推廣讀書風氣。雖然編制不一樣，倒是同在一個編輯部上班，我掛了編輯部主管職銜。《開卷》營運是獨立的，直接隸屬總經理蕭滋管轄，尋常與他經常見面。

他是一個頗有性格的人，喜怒皆形於色，書評、譯筆均流麗可讀，生前還積極推廣科幻文學。

李文健是名人後代。他是潘達微的外孫，香港名醫李崧之子。潘達微是興中會成員，也是黃花崗之役的策劃者之一，起義失敗後，黨人屍骸暴野，潘達微冒着生命危險收葬烈士遺骸，革命成功後，潘達微不求聞達，從此身退。

李崧曾創辦著名的香港工人醫療所，在左派圈子有很高的地位，也曾任淞滬戰爭時到上海為十九路軍救傷，因此當日軍佔領香港時，曾發出通緝令抓捕他。李崧1949年開始已經為工會和一些社團當義務醫生，病人拿着工會介紹信，看病不用付診金，只收藥費2元，自此在醫療所當了30多年的義務醫生。

加拿大還有一對老朋友——王鷹與吳炎連伉儷。王鷹是有名的畫家，吳炎連以吳山筆名發表攝影作品，早年還斥資辦《伴侶》青年雜誌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，四人幫橫行的時期，香港政治氣候低沉鬱悶，我們一千人李陽、陳浩泉、海辛、羅琅經常老遠跑到元朗吳炎連祖屋所在的吳家村吃地道客家菜，酒酣耳熱之際，卸下一切拘牽，輪流把四人幫罵得狗血淋頭，大為暢快。令人痛惜的是，與會的小說家海辛已下世了。那段日子太值得紀念了。

那個年代的一批知識分子，盡顯憂國傷時之情，激昂澎湃處比酒還濃烈，正是書生意氣，揮斥方遒，如今回眸一望，駭然已成舊時月色！

姚臻雅音
姚珏

我和我的老師

今年剛剛過去的中秋節，有點特別，9月10日這一天同時也是中國的教師節，上一次的雙節合一還是38年前，而下一次的雙節合一，則要等到2041年。中秋常常思念親朋故人，同時又恰逢教師節，不得不想念起曾經在我成長路上對我影響深遠的幾位老師。多年之後，我自己已經成為一名從事音樂教育的老師，深感作為老師的責任，是要對下一代負責。只有好的老師，才能教出優秀的下一代，因此更從心底裏感謝和懷念自己當初的恩師。

第一位恩師，是當年我在上海音樂學院學習時追隨的譚丹青老師。譚老師從建國開始擔任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，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，他是我國最著名的音樂教育家，從事音樂教育76年。我小時候跟他學琴時，他已經年紀很大，副院長行政工作繁忙，但他對每個學生都非常認真負責。他的敬業愛琴給我留下深刻印象，每次上課都堅持自己帶琴過來。他告訴我：「小提琴跟我們是一體的，是你身體的一部分，不管你有何多成功，琴一定要自己拿，不應該讓任何其他人拿。」所以到現在為止，我的琴都是自己拿着，因為我覺得它和我是心心相連的。愛琴就是全身心地投入音樂的事業，而敬業又是作為老師最基本的責任。

第二位恩師，是我在舊金山音樂學院學習的老師Zaven Melikian。他熱愛教書，關心學生。他知道我有比賽或重要演出活動，都自願為我加課。而且他知道我們當時的中國學生經濟窘困，只能依靠獎學金，因此從來不收取任何課程附加費用，不斷給我加課，就是希望我能夠做得更好。在這樣的關心下，我18歲在學校一年級時，就在學校比

賽獲得第一名，之後又獲得美國第一屆「軒尼詩」小提琴比賽冠軍。他那種熱愛教學、熱愛學生、不斷付出的精神，也影響了我後來開設姚珏天才音樂學院的教學理念。我對每個學生的教課都不限於課程的時間，而是不惜時間地把教授的內容講透，讓學生能夠穩紮穩打、步步提升。

第三位恩師，就是我在茱莉亞音樂學院的老師Dorothy Delay。她跟我說了很多人生道理，她說，小提琴不光是技術上的，而是你怎麼去思考，重要的是你自己的思想，它可以讓你成功、讓你進步。還有就是基礎的東西，一定要扎實，她當時幫我理順了很多基礎的東西，讓我知道技術的基本功是這麼重要，只有基礎打得更深，我們才能長得更好。

還有一位恩師Isacc Stern。雖然我沒有跟他在學校學琴，但我每次和他見面，聽他講人生，對我影響都很大。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話，他說，你事業的成功不是你一時的輝煌，而是你能够在這個舞台上持續多久。就是說，短暫的輝煌，曇花一現並不是真正的成功，而是要不斷學習、不斷進步、不斷在舞台上延續事業。因為他的這句話，我多年來始終堅持不懈地自我調整，不斷進步，才能始終活躍在舞台之上。

唐代韓愈《師說》中說：「師者，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。」如今，我也已成為老師多年，恩師的傳道授業解惑，影響着我的人生，我也把它傳遞給我的學生。在我看來，教授小提琴不單是把技術傳道授業好，更重要的是啟發學生的思想，為人生前進解惑。讓他們知道，其實學校畢業並不是最終的目的，而是人生剛剛起步。走出學校，更重要的是每天不斷地學習思考，這樣的人生才會不斷地成長，才會活出精彩的自己。

水邊留痕
少爺兵

希望清風不負趕路人

友人的孫兒如願到北京升讀大學，是孫兒的心願，因孫兒強調要享受每個年齡段的歡樂：「嚮往着大學畢業禮上大家齊向高空拋擲畢業帽子那股歡騰氣氛，畢業生那股興奮心情，雖然畢業也意味着要各奔前程，難免有傷感情緒，但這是每個人成長的路，有條件讀到大學畢業才踏入社會工作，有此條件能力不是每個人的原生家庭都能做到，自然要好好享受那一刻的感受，逝去的青春不可能再來。」

對孫兒的心性，友人胸有成竹地表示，孫兒對自己未來的目標思路清晰，有步驟地向前踏步，不是被父母寵壞的熊孩子，縱使家人不在身邊，也明白什麼是「十里不同音，百里不同俗」的道理，所以不管是在學堂或社會上工作，也能「自我調整」，三觀正，懂得需要時「拐彎」而行；只是對孫兒想投身娛樂圈，友人卻有點憂心：「傳媒人也算是半個娛樂中人，幕後掌權者玩的商業手段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情況，大家在職場上也見過不少了。演藝人要成名利就，須面對高低迭起，人氣不過是『肥皂泡』的種種感受或故事多籟籟，怕他承受不來那些挫折，然而兒子有句話說得好有道理，他說：『請敞開門，讓愛回家！』不就是說在外遇到挫折不怕，家人永遠是其精神支柱，希望清風不負趕路人啦！」

哈哈，友人還是不脫其喜歡「咬文嚼字」的作風！資深的演藝友人似在自說自話：「做演藝人吸引之處是喜歡體驗各式各樣人物的悲歡離合，可能人生的遭遇會有曲折離奇的情況，的確容易催人進入『成熟資本』橫流、流量為主的領域，已經不歸藝術範疇了，台前幕後工作的心情，會經歷像過山車一樣，高低起伏，就算心思平緩，偶爾也會浮動，雖然說人生的選擇很多，不能要別人按照你的想法來生活。但，只有閱歷才是人生這趟旅程最重要的『履歷表』啊！」

爽姐私語
林爽兒

萍水相逢

朋友之中有很多是從小便認識，分分鐘是幾十年深交。但也有的是萍水相逢，卻又很有緣分，很快便成了可談得來的朋友。其中有一位朋友跟她認識是因為一個飯盒。一次在某個演唱會的後台，我因為和主辦單位大哥的交情，我特地跑去後台探班，大哥熱情招待，還叫我一起吃工作餐，他領我到一張餐枱旁，一位大姐熱情招呼，告知我有幾款餸可選，說食物是她和廚師特地送來的。因為時間緊迫，演唱會要開場了，沒有時間跟大姐多聊。

演唱會結束，大哥叫我們一起參加慶功宴，我們只好尷尬地隨行。在慶功宴上意外地再見那位大姐，還被安排和我們幾個坐在一起，彼此寒暄互問姓名，又真夠巧，我們和她4個人名字中最後一個字都用了不同的「Yee」，那就聊開了，彼此交換電話號碼及微信。此時才知道大姐叫「統兒」，她的父親對這個是女兒完全沒意見，只是要她日後會像兒子一樣「統領」人生！想不到大姐統兒在這以後真的，在大埔開了一間非常有特色的客家菜館，且得到很多不同界別，

欣賞她和她的大廚，充滿鄉村特色的美食。

這位大姐不是一開始便做食肆，早年她的工廠因要搬回內地而告終結，加上婚姻失敗，為了自己和孩子生活，她只有開攤檔賣車仔麵維持生計。開車仔麵檔除了為生計，更重要是她喜歡吃，且特別鍾情自己家鄉的客家菜，故此她的車仔麵檔也有客家鄉菜的味道，吸引着假日到埔大美食的遊人。吃着吃着吃出了統兒大姐的心思，十多年前她找到一位精於地道客家菜的喜哥，兩人的緣分便是從今日名為「BB開心棧」的充滿鄉情的食肆開始。

由於坊間沒有太多真正的地道客家菜，統兒這食肆因為食物吸引，食肆設計也像現在的民宿般充滿鄉土情懷，又因為近年多了很多名人特意去品嚐她和喜哥的美食，她又在開心棧旁另闢一間貴賓房招待客人。

這位勤勞、堅強、努力的客家大姐得到客人的掌聲，更加努力不懈，樣樣親力親為，天天從早到晚，在店內打理裏外，甚至像我在演唱會的後台所見，她都和喜哥親自為台前幕後張羅飯餐。這樣對待自己的工作和客人，怎不能再次為這位統兒大姐鼓掌！



◆ 喜歡下廚的陳煒也很欣賞統兒大姐（左）的客家菜！ 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

付秀宏

童詩趴在小夥伴們的頭頂上

童詩以瑯琊上口的韻律、生動有趣的語言和充滿想像力的故事，把每個小夥伴的心弦都變得軟軟的，心思都變得嫩嫩的，年齡都變得小小的。並且呢，還要讓小夥伴們沉醉在美妙的天籟裏。為什麼要變得軟軟的、嫩嫩的、小小的？小夥伴們不是正在一天天地成長嗎？那樣，我們大家豈不是愈活愈年少了嗎？

對的、對的，童詩讓你、我、他的心靈變得更年輕、更美麗、更純真，讓心氣、神氣都參與進來，借助想像的翅膀，領受並體驗如畫的語言、如夢的情感，在如歌的節奏中獲得愛的熏陶、讓童心更透明。這是多麼好、多麼棒的事情啊！

童詩是從生活中來的，是從一點到另一個點的想像跳躍，這多麼好呀！尤其，小夥伴們跟着童詩的「魔手」指印，走進了美麗的大自然。如果你能到戶外去朗誦、品評童詩，一片落葉、一陣鳥鳴和一隊雁陣的兒童小秘密，會不斷被打開。王立春通過兒童視角把兩種原無關聯的生活場景，進行置換和交疊，使童詩語言出人意料之外，又在情理之中。比如她寫《梨樹講鬼故事》，將「夜晚，梨樹在風中搖晃」先置換成「老爺爺給小孩講鬼故事」，後進一步講「朝陽下菜葉上的晨露」來由，說「昨晚梨樹走來走去的身影是鬼魅」——嚇得聽鬼故事的滿園蔬菜「嚇出了一身冷汗/甚至嚇尿了褲」。

寫童詩要鑽到兒童頭腦深處，創造另一個世界，產生不重樣的語感。《蝸蝸婚禮》：「你就睡吧/媽媽/你什麼也不知道知道的/就在綠草地上/青大楞穿着尖尖的燕尾服/伴着穿婚紗的小黑兒/盛大的婚禮要在午夜舉行。」《夜尾巴》：「黑夜趴在屋頂上/尾巴盤踞在樹梢兒。」當童詩作家用小夥伴們看得懂的语言，去解讀靜謐無語的夜晚，那種異樣的美就從小夥伴們嘴邊如天籟般流淌出來。「把每一本書/都種在我們的園子裏/讓園中長滿/結滿書的樹。」「花的靈魂是蝴蝶/從枝上飛起/落落停停。」「蒲公英用

軟軟的花朵釘子/釘住綠草。」「小仙雲都舉着小傘/小仙雲都裝成/白白的蒲公英了。」先是作家眼裏有了實物、風景，然後是耳朵聽到了大自然的真實聲，再就是心裏虛擬出轉場的鏡像，這種創作要有多美，就有多美！

這樣，貼近兒童事、創想兒童趣，小夥伴們自然樂意去品了；如果靈感來了，他們的作文中也會用上了幾句改寫的童詩，有多奇妙啊！大勇最愛童詩了，他說：「童詩就像海鮮包，味道足！」他說得沒錯，讀童詩，就是要讀出小夥伴心底那鮮活的趣味來。為什麼呢？因為趣味，讓小夥伴們愛上了童詩。譬如《水仙娃娃》：「水仙娃娃/接到我家/愛喝清水/不吃泥巴。」小夥伴讀時語調要俏皮，韻腳要高低起伏，像有魔法師在控制似的。

漂亮的童詩，它能產生跳躍的、像似擊打樂的音律美。難怪小夥伴們像中了魔法似的，誦讀時一副搖頭晃腦的模樣，原來我們讀童詩都把自己讀醉了。當然，大勇還說了，小夥伴們誦讀童詩，不能光學搖頭晃腦的樣子，還要讀出有磁性、有魔力的童音來，這是爸爸告訴他的。他爸爸是個研究童聲的專家，說童聲具有穿透心靈的威力，它是天籟之音。有時歡快如雨，有時慢板低喃，超級棒。啊，童詩，就趴在小夥伴們的頭頂上！

那一天，大勇找幾個音質優美的小夥伴，在課下練習童詩朗誦，請大家給分數，每個小夥伴朗誦得入情入境，趣味濃濃。小松還吹笛子伴奏，真美呀！朗誦《小小的船》時，小夥伴們在吹笛子伴奏下深情地吟詠，用他們特有的音色點亮了童詩的快樂，彷彿小小的船與月亮的唯美詩意——就是一層層的潮水襲來，不斷湧上他們的心頭。大家又彷彿置身星空，在月亮船上瞭望廣袤宇宙。

大勇爸爸還說過，在想像的畫面中進行童音朗讀，小夥伴們有時會陶醉，有時會引發深思。讀高洪波的童詩《鵝鵝鵝》，要想像自己是「神童」的那種畫面，帶入很多情景劇的味道：「真的/我不願當什麼『神童』/更不想靠『白鵝』啄來糖果/如果媽媽帶我

去趟動物園/那才是我最大的快樂。」當小夥伴以漂亮的音色和口氣用童詩道出心聲，大家的內心會產生強烈的共鳴。

大勇是童詩朗誦的小明星，他說童詩想像奇麗，那些詩人們太厲害了，他們擅長馳騁在靈感的天空中，緊緊地抓住了小夥伴們跳動的心。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舉了個例子，雪野寫的《圖畫書和他的插圖》：「夏日的田野/一本七彩斑斕的圖畫書/飛翔的小鳥們/從空地讀着/一遍又一遍/看那兩隻鳥兒/被那動人的情節吸引/呆呆地站着/成了書中最美的插圖。」這首童詩只有九行，卻讓小夥伴變成了「那兩隻鳥兒」，一切的一切都讓「那兩隻鳥兒」的行動、神態帶活了，真是太有才了！吹笛子的小松說，語文書中的童詩《影子》給他的印象太深了，用「前後左右」寫「影子時刻跟着我、陪着我」，不僅像朋友，他還發現影子長時像穿着禮服的英國紳士，影子短時像將要熄滅的蠟燭。小松剛與大勇交流完，沒想到大勇出人意料地「說」出新的詩句：「影子長長短短/打也打不走/就像那次/我把小松弄哭了/哭完/他又像膠水一樣/黏在我的身上。」大勇真不簡單！

小松感慨地說：「童詩是美的，也是天籟的，還有一點說不清是什麼……」大勇腦筋快，小松來得也快：「我知道，童詩的另一點，那就是像小兵張嘎那樣機智。」小松出了一個題：「童詩《秋來了》這樣寫：秋天是坐着一片樹葉子/飛來的，請問大勇，春天、夏天和冬天又是怎麼來的？快讓機智的小兵張嘎來幫幫你吧。」「春天是小松吹着/一隻柳絮/飄來的，我聽後連連鼓掌：『太機智了！』小松笑着說：『冬天/是誰借給你/彌天大勇/然後披着/雪花棉絮/降臨了。』大勇和我聽後，大呼「奇妙、奇妙」！我也來了興致，來了句「夏天是被/最早的一隻青蛙/喊得渾身濕漉漉的」。小夥伴們，你們有與原詩叫板的才能嗎？啊，童詩，好漂亮的童詩；就趴在小夥伴們的頭頂上，你可千萬別把它嚇跑哇！

踏地觀察
湯祺兆

發燒好不好

近期聽到愈來愈多人確診，有些人說病徵愈來愈不明顯；有些人說覺得自己體質轉弱，一來就發燒了。

每一個人對不同的病毒都會有不同的反應，但可以肯定地告訴大家，發燒不一定代表你身體差。當然，病毒強弱多寡，也會影響免疫系統決定用幾多士兵和時間來打好這場仗，不過若是舒服很久，沒有發燒就是所謂的「不斷陰」；就算沒有發燒，也不代表你身體好啊。

發燒是最有效益的打仗方法，這是中西醫也認同的，體溫只要高一度，戰鬥力已經可以增加大半，只是大家不喜歡發熱而已。從前沒有這麼多恐懼，孩子發燒都不給藥的，不過已是數十年前的事情。其實現在很多國家都不太怕發燒，移民後的港人應該最不習慣，外地醫生說孩子不太怕發燒，多嘔多睡就好了。當然，新病毒會較令家長擔心，覺得無藥可醫；但其實一向流感也是無藥可醫，亂用針對併發的藥，其實更有礙打仗，容易引起併發症。

說回發燒，我認識幾個少用藥的孩子（未接種疫苗），確診後的确很快發燒，但也很快退燒，大約少於48小時便退了，沒有任何其他病徵。沒有受過太多外物干擾的免疫系統，應該是反應迅速，不拖泥帶水的。反而身體不太好的，會頭痛、低燒、喉嚨痛多天不退，一些還會發疹、長咳，甚至變了所謂的「長新冠」——就是身體一直解決不到病毒。

一燒後，大約兩天便會轉陰性。其實可以發燒就應好好珍惜，硬要退燒，變成其他問題，反而更難醫。如有服中藥，應該只會發燒一兩天，然後沒有其他病徵折磨。發燒是最快處理病毒的方法（燒壞腦是腦炎，另一種病來的），處理得好，便不會遺下咳嗽和鼻水。以中醫去治這類發燒，服藥休息後，多會瀉出來，瀉後幾小時多會退燒。

個人感覺，發病後我覺得發燒最舒服，迷迷糊糊去睡覺就好了，反而喉嚨痛和流鼻水最煎熬，阻礙休息，身體總會找最好的方法去打仗呢。

鵬情萬里
趙鵬飛

英女王駕崩在本命年

英女王伊利沙白二世駕崩，舉世關注。

按照中國人的算法，英女王伊利沙白二世出生於丙寅虎年（1926年），生肖屬虎，今年是壬寅虎年，正是女王的本命年。這位在位時間最長的英國君主，比康熙皇帝在位的時間，還長了整整9年。

身居高位的人，但凡長壽，回望一生，總能在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裏，佔據顯耀的位置。在世界版圖的權力劃分中，作為國家元首，她目睹了蘇伊士運河危機後，英國從昔日的日不落敗落為地區一般國家，也看着美蘇兩強對峙，最終蘇聯解體，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。在大英帝國輝煌的餘燼裏，從邱吉爾開始，到特拉斯終結，行使王權的70年裏，她任命了15位首相。作為家中的妻子、母親和祖母，她與希臘王子菲羅遜並結為連理，做到了執子之手與子偕老；作為母親，她曾為長子查爾斯的婚變發愁，也曾為兒媳戴安娜王妃的意外身故飽受爭議；作為祖母，不省心的孫子哈利王子和孫媳梅根，一次又一次將整個王室和她，推

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，她的處變不驚，又一次又一次幫助整個王室渡過了難關。

在君主和女人之間，在富貴和尊榮面前，96歲的伊利沙白二世，像極了中國人家喻戶曉的賈府老祖宗賈母。

出身名門望族的賈母，從金陵世勳史侯家的千金小姐，嫁與才貌雙全的榮國公為妻，在掌管榮國府的幾十年裏，理家之才治家之威盡顯之餘，知人善任惜老憐貧之心滿溢。鐘鳴鼎食的管輿大族，外人看着烈火烹油錦繡成堆，實則危機潛藏一觸即發：既有豪門公府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頃刻安危，又有大家族不同房系嫡庶尊卑的勾心鬥角。憑着經年的智慧，染霜的手指，通透的心性，她總能在不動聲色中，化解親親紛紛，平息強奴作亂，彌合兒女孫子之間的諸多冤孽，引導着整個家族的水準不致其輕易滑落。享盡世間福壽，終有一日賈母病逝，賈府的「倫敦橋」塌了，呼啦啦好似大廈傾，賈家瞬時現出一片敗相，丟官的丟官，抄家的抄家，罰沒的罰沒，入獄的入獄，出家的出家，好一齣食盡鳥投林，樹倒猢猻散。

如同賈母去世賈家敗亡，壽終正寢的女王身後，再難有力量將一眾英聯邦聚攏。她辭世後僅僅5個小時，澳洲共和派的人士就站出來喊話，要求澳洲當局與英王室脫離關係，實施真正的共和制。位於加勒比海地區的英聯邦國家，也隨即傳出反彈聲浪，呼籲廢除英國君主為國家元首的地位，並要求英國為奴隸制賠償。民眾對英王室的遵從和支持之心，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在消退，再加上輿論對王室醜聞的消費，以及蘇格蘭公投、北愛爾蘭問題、英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顯著消散等的持續疊加，英王室式微頹勢的速度，與《紅樓夢》中的賈府如出一轍。

讓人唏噓不已的是，賈母和女王伊利沙白二世這兩個集智慧富貴於一身的女人，一個為家，一個為國，窮其一生，拚盡全力，都試圖用自己個人威望，維持住家國運勢繁盛輝煌最後一抹餘暉，盡可能長久一些，再久一些。怎奈繁華落盡，時移世易，終非個人一己之力一時之功所能阻擋。在歷史洪流勢不可擋的衝擊之下，一個全新的格局，還是會掙脫各方牽絆，用只屬於它自己的輕盈腳步翩然而至。